

志士之高歌——許夢青詠懷類詩歌析論

吳 彩 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摘要

許夢青（1870-1904）是日本領台之初，彰化鹿港地區的一位愛國詩人。他生當滿清末造，天下洶洶，常欲力挽狂瀾；甲午（1894）戰後，台灣割讓給日本，許夢青曾奔赴八卦山，與敵人浴血而戰。敗後，轉以詩社，聯絡各地詩人，相互唱和，凝聚士氣，中華文化亦賴此不墜。詩人的此等壯志與節概，在其詠懷類詩歌，表現得最為鮮明，故本文摘錄此類詩歌，分就（一）情志內容（二）藝術表現進行論述。

關鍵詞：許夢青、詠懷詩、詩社、日本領台、彰化鹿港、八卦山

一、前言

日本領台之初，中部地區的文學中心在鹿港，鹿港地區則以洪月樵（1867-1928）、許夢青（1870-1904）、施梅樵（1870-1949）三人為代表。¹許夢青由於英年早逝，當時友朋雖十分痛惜，但留下的詩文不如洪月樵、施梅樵之多，故其人其事其詩，逐漸湮漫不傳，深足惋惜；其實若欲追溯中部地區古典文學的傳統，則不可不予此人一相當地位。

許夢青，名正淵，夢青為其洋名（入學所用之名），字炳如，一字荊石，號劍漁、高陽酒徒、雲客、冰如。他是鹿港地區一位相當值得尊敬的愛國志士。甲午（1894）戰前，他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便已胸懷大志、放眼天下：「壯志凌雲期獻賦，十年風雨不 予」「願將百感惹愁餘，發奮為雄莫放疎」²、「他人事，則切齒；天下局，則拊髀」³；即欲如杜甫般獻賦闕下（在此指清朝廷）、求為世用，並要對晚清滔滔世局、揮灑其滿腔熱血、隻手力挽狂瀾。這是何等氣魄！

乙未（1895）割台，彰化八卦山一役相當慘烈。日軍以精銳部隊，用快槍快砲，三面環攻八卦山及彰化城，抗日軍與之激戰一日夜，時巨砲雷轟不絕，榴彈雨下不斷，人民四處逃避不及，我方因後援不繼，義軍、黑旗軍、鎮海軍、新楚軍之統領相繼陣亡犧牲，軍民死傷枕藉，景象慘絕人寰。⁴年青的許夢青，在日軍入攻台灣之前，已先在鹿港聯絡好當地仕紳，共謀舉事，並上書當時台灣民主國的總統唐景崧，請求派兵駐守；當日軍攻入彰化城，許夢青更奮不顧身，偕同義

1 楊夢萍在《鳴劍齋遺草·序》說道：「吾台文運肇自南部，而中部，而北部。中部初以鹿港為中心，劍漁先生與洪棄生、施梅樵即其代表。」收於許常安編，許夢青著，《鳴劍齋遺草》，（高雄：大友書局，1960年）。

2 許夢青〈再和君藍原韻〉，收於《鳴劍齋遺草》，同上註，頁33。

3 許夢青〈自題小像〉，收於《鳴劍齋遺草》，頁37。

4 以上彰化地區抗日戰爭資料參見洪棄生著，《瀛海偕亡記》頁13、14。此書收於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九種，（台北：台灣銀行，民48年）。另外，羅惇蟲〈割台記〉頁4、吳德功〈讓台記〉頁55-62亦有記載，二文收於《割台三記》，為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七種。史明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東京：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頁260亦有記載。

軍趕赴八卦山，欲與日軍做殊死戰，不勝，不氣餒，奔回鹿港，圖謀再舉。⁵這場台灣史上相當悲壯的彰化八卦山戰役，許夢青親身英勇赴戰，沒有缺席、沒有退縮，勇毅正氣，凜然、肅然，令人生敬。

許夢青小洪月樵三歲，與洪月樵一樣，幼而聰穎，童年即以能詩見稱；二十二歲之前，已拔茅府縣之試；後更與洪月樵一同武裝抗日，浴血捍衛台灣彰化。彰化失陷後，洪月樵潛心著述，文章富冠全台，並以詩誌史、記事，多繫三台掌故，成為時代之聲；許夢青亦復如是，淪陷後，閉戶不出，獨以濁酒療愁，以詩史寫恨，憂民傷亂，篇篇血淚，日方雖欲以重金聘教公校，許夢青堅拒不應。光緒二十三年（1897）更與洪月樵、施梅樵、蔡啟運等人，共組鹿苑吟社，以郵寄往來唱和，共抒家國之痛，並互相砥礪節操，藉以凝聚士氣、固守民族文化。影響所及，鹿港此後四十餘年所創詩社，如鹿江詩會、大冶吟社……等，莫不本此精神繼續發揚光大，並與南北台灣詩社聯成一氣，成為全台反異族、反強權之另一股最深層、最熾熱的勢能。⁶此皆許夢青等有志之士所開所啟。創立了鹿苑吟社後，許夢青也由一位抗日鬥士，轉為文化志士；鹿港詩人或親承或私淑，皆師事之，為鹿港詩學之一大源流。惜英年不永，三十五歲即與世長辭。天若假以年，其事業道德文章，或可與洪月樵、施梅樵並駕齊驅。

詩歌命題為詠懷誌感的，內容大多是詩人吟咏其懷抱，抒發其情志，題寫其對現實世界、生命存在之終極理想。而此詠懷類的詩歌，在中國古典詩歌中，不只是一種題材分類，例如：大致有別於山水詩、田園詩、宮體詩、遊仙詩、詠史詩……等；它亦是一種美學風格的指陳：或幽深或玄遠或飄逸或笑傲或慷慨或憤懣，而處於光譜兩端的，則為迴環迂曲與雄直噴薄二種典型。阮籍〈詠懷〉八十二首的幽深玄遠，即屬前者風格；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慷慨直抒，即屬後者。阮籍〈詠懷〉八十二首，渾茫反覆，興寄無端，《文心雕龍 明詩篇》謂為「阮旨遙深」⁷、鍾嶸《詩品》謂為「厥旨淵放，歸趣難求」⁸；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之詩，則透過回家探親所見，直寫社會的腐化、人民生

⁵ 見許常安〈先大父劍漁公事略〉，收於《鳴劍齋遺草·序》，同註1，頁12-13。許常安為劍漁之孫。

⁶ 見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314。

⁷ 語見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84。

⁸ 鍾嶸著，王叔岷箋證，《鍾嶸詩品箋證稿》（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1992年），頁165。

計的艱難、自己的憂思苦恨，表現得極為沈鬱頓挫、慷慨激昂。二人樹立了詠懷類詩歌的兩種風格典範。

許夢青詠懷類的詩歌⁹，即屬於杜甫雄直噴發式的風格。他是一位愛國志士，忠愛之誠一如杜甫，生當清末政治社會外交分崩離析的同治、光緒年間，常欲礪志奮起，像一把沖天寶劍，「盡斬姦佞」¹⁰。甲午戰後，乙未割台，台灣淪入日人之手，許夢青不但挺身赴戰，敗後更轉型從事文化抗戰，延續了漢文化於一線。類此浩大偉壯的人物，一生志在獻身家邦文化，最能窺見他的理想壯志、現實關懷與凜然正氣的，自屬他的詠懷詩類的詩歌。而這類詩歌所以表現得激昂慷慨、悲壯淋漓，除了詩人的血性氣質外，時局禍亂相尋的逼迫，時代腥風血雨的狂襲，更是有以致之。學術論文自這方面作研究的，施懿琳的《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許俊雅的《台灣寫實詩作的抗日精神研究》已開其端緒，今欲更進一步，集中至許夢青詠懷類的詩歌，分析其情志內涵與藝術創造，俾便更深入鮮明的呈現此一志士詩人的形象。

二、情志內容

許夢青詩歌，壯年三十歲以後，氣盛筆熟所作的《聽花山房》一集已失劫¹¹，今所見《鳴劍齋遺草》¹²，係其孫許常安哀集《台灣文藝叢誌》所刊的一部份，及陳毓林《八家詩草》中的、許幼漁（許夢青之子）手抄的、朱啟南所存的、許夢青所遺的手稿而成，共四七九題¹³、一〇七四首，絕大部分屬三十歲以前所作¹⁴；

9 許夢青一些標題為有感、感懷、誌感……的，亦屬吟咏懷抱之作，本文將其一併括入詠懷類論述。

10 許夢青〈鳴劍篇〉，收於《鳴劍齋遺草》，同註1，頁18。

11 施梅樵在《鳴劍齋遺草·序》說失劫的這一集，約近八百首，被人易名刊載於某詩話。許常安則在《鳴劍齋遺草·編後語》說：「既知為某詩話所竊，祖父許劍漁為何不設法索回，則未審其故。又：《聽花山房》詩集名稱予人一派悠閑之感，然在《鳴劍齋遺草·落花二首》第一首有「夜半飄零過五更，雖然落地聽無聲，一場春夢為君覺，卻恨東風太不情」之句，所以「聽花」亦可為「聽彼落花委地之聲」，未必即是悠閑。何況此集為三十歲後作，國事凋瘵，想無餘情。」

12 此書後還附錄了許夢青之子、許常安之父——許幼漁的詩集：《續鳴劍齋遺草》。又：本文以下所引各詩，皆根據此本《鳴劍齋遺草》，故僅於引文後標明頁數，不另加注。

13 許常安在《鳴劍齋遺草序·先大父劍漁公事略》中，說是478題，但《鳴劍齋遺草》的目錄則為

雖未能窺其全貌，亦足以觀其生平大志。其中屬於詠懷類的詩歌，約有五十首左右，相當集中且一致的表現出其磊落的胸懷，凜然的正氣。茲以甲午（1894）年為界，劃分為前後二期：一為十六歲至二五歲的前期階段，內容情思大多以「礪志進取、憂思家國、憤對世局」為懷，相應的創作風格是豪放雄奇，慷慨直抒；一為二六歲至三十歲左右的後期階段，常以「誓掃欃槍、嚴鋤異族、同仇敵愾」為念，相應的美學風格為淋漓揮灑，愷惻沈痛。今各舉詩歌分析如下：

（一）礪志進取、憂思家國、憤對世局

這方面的內容情思在〈有感再和友人韻〉之（一）、之（二），表現得最具體、最激切，其中之（二）的〈再和君藍原韻〉第二首說：

願將百感惹愁餘，發奮為雄莫放疎。
心事好耐長短劍，才名宜博古今書。
祖生鞭向前途看，禹帝陰當尺璧如。
壯志凌雲期獻賦，十年風雨不慙予。（頁三三）

君藍為羅琦的字，號懷珍。清朝時為秀才。為許夢青之友。透過與友人的對話，這首詩許夢青寫自己平素博覽群書，練劍惜陰（禹陰尺璧），珍重前程（祖逖鞭向前），欲奮發有所作為如杜甫之獻賦闕下；此詩將其凌雲壯志與胸懷氣度，直洩而出，不扭捏、不作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少年英雄的形象、呼之欲出。

又如〈步鄭贊侯茂才感懷厚韻〉二首之二：

名士隱深山，幽蘭生空谷。一樣未逢時，寤歌懷獨宿。際會待風雲，崢嶸露頭角。皇路許馳驅，縱橫舒驥足。盡酬知己恩，（豈）我所不欲。心慕古賢人，超然留高躅。抱膝梁父吟，歸來白雲曲。山曲有清，聘懷娛遊目。（頁三三）

479 題。

14 《鳴劍齋遺草》目錄下略有註記詩作年代。

鄭鴻猷，字澄川，號贊侯，為鹿港書法名家，善行草，詩文名於當世。許夢青這首詩：「際會待風雲，崢嶸露頭角」「皇路許馳驅，縱橫舒驥足」「盡酬知己恩，豈我所不欲」諸詩句，皆鮮明豁顯的傳達了詩人英雄的理想圖像：深山養志，期待的是風起雲湧之際，大展千里驥足，縱橫馳驅以報效國家。一旦功成名就，詩人方才甘心同孔明、淵明一樣，歸山白雲，躬耕隴畝（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放懷自然。

他如〈有感〉說：「一生事業總髫年，努力雞窗志愈堅」（頁四七）；〈讀史感懷〉說：「爭雄三尺劍，決勝一枰棋」「破浪乘風志，何堪守伏雌」（頁三四）；〈偶感倒疊雪哥（按：施梅樵之號）感舊韻〉說：「把酒狂歌把劍看，曾呼屈宋作衙官」（頁四四），皆能顯現詩人持志不懈，欲披襟當風，橫流渡江，把劍圖成國事的雄心大志。

少年奔騰的熱血，隨著世局的杌隉不安，列強的干戈血腥，在個人無可作為的情景之下，逐漸轉成浩浩殷憂，詩人仰視俯觀，俱覺憤悶難已，寫入詩歌，遂直接噴發而出，如〈感懷〉之二與〈書懷〉二首：

庸人未必解疏狂，對酒當歌醉一場。
欲識廬山真面目，須知鐵石舊心腸。
今無俠士稱飛客，古有詩仙屬夜郎。
搔首問天天不答，本來容易感滄桑。（頁四一）

古往今來兩渺茫，百年重又感滄桑。
精神只有金同煉，意氣還如鐵樣剛。
憤事難消三盞酒，避囂合炷一爐香。
澗盤巖谷高人滿，攜劍天涯未是狂。（頁四一）

兩首詩人寫自己精神、意志、衷腸依然如金如鋼，但天下滔滔，「搔首問天天不答」，真令他憤悶不堪。又因「憤事難消」「避囂」無地，遂令他幾欲發狂，攜劍走天涯。

另如〈除夕感懷〉之一也說道：「論世彌增今古感，憤時且與世情疎」、之四又說道：「半生恐被聰明誤，百感多因憤懣滋」（頁二二），〈鳴劍篇〉更明寫其壯

志冲天、卻無可報效處的抑塞愁結：「熱血滿腔無灑處，愁腸鬱抑將誰語」（頁十八）

這些詩歌狂歌痛吟，淋漓奔放，語言則明白曉暢，雖然偶有引經據典作為故實之處，但仍為知識份子所共知共曉。

（二）誓掃欃槍、嚴鋤異族、同仇敵愾

甲午戰事一起，許夢青身處海隅，繫念國事，更是不曾稍停，每聞某地失守，則悲慨難當。如〈聞威海失守又及煙台書此志感〉¹⁵：

身無尺柄奈愁何，北望京華涕淚多。
此日烽烟橫地軸，幾時兵甲洗天河。
英雄有志惟看劍，憤恨難消但枕戈。
慚愧未能分聖慮，心香遙祝盍么麼。（頁二四）

「此日烽烟橫地軸，幾時兵甲洗天河」「英雄有志惟看劍，憤恨難消但枕戈」——其搔首踟躕、繞室徬徨之態，說明其心中焦慮抱憾之深。

而當聽到清廷議和割台與日時，更是激憤裂眦，悲歌衝髮，脫口喊道：「恨無三尺劍，藉手斬元凶」¹⁶（〈得家報感作〉頁二五），詩人並厲聲嚴責主其事者：「是誰顛倒廟堂幾？」是誰讓神州「成殘缺」而不堪「問瘦肥」？（〈有感〉頁二五）

乙未割台議成，日軍攻入台灣，基隆、台北、新竹、苗栗相繼失陷，詩人情急如焚，在〈聞某地失守走筆志憤〉這首長詩，詩人忿怒之情一路噴發，嚴斥彼棄械逃亡、苟且偷生之輩¹⁷為可羞、為國恥；同時為危疑飄搖的國勢，振臂疾呼，要嚴鋤異種，要激發同仇敵愾之情，要盡掃欃槍，要堅修壁壘。（頁二四）

¹⁵ 光緒二十年，日本攻下旅順、大連，時丁汝昌率兵艦守在威海衛，不敢出戰相救；光緒二十一年，威海、煙台亦相繼失陷。見張習孔、田珏主編，《中國歷史大事編年·第五卷清近代》，（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頁665~667。

¹⁶ 指李鴻章。時李鴻章為簽馬關條約的我方代表。

¹⁷ 指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棄台灣逃大陸。其人其事可見連雅堂《台灣通史》下、卷三六（台北：黎明文化，2001年），頁1214~1221。

詩人已如此悲慨難當，又親受目睹了日軍攻台之慘狀：「驚心精銳為猿鶴，任意縱橫有鼠狐」(〈憤時〉頁二八)、「萬戶有烟皆劫灰，三台無地不干戈」(〈感舊〉頁二八)，兵燹處處加上淪陷之劫，勇毅的詩人也不禁發出：「棲身虎狼窟，超出會何年」(〈經藹庭弟墳感賦〉頁二八)那種萬劫不復、徹底絕望之悲的哭號。

然而詩人終究是英挺不拔的，雖悲憤至極，仍積極展開對抗異族宰制的行動；首先他鼓勵自己同胞不能老是退縮，要像猛虎般「負隅頑抗」(〈憤時〉頁二八)，並說道「願為猛虎死，羞作犬羊伏」(〈猛虎篇〉頁二五)；在〈七思〉詩中，他更思慕伯夷不食周粟、屈原之自清己志、荊軻之刺秦王、魯仲連不帝秦、張良椎秦博浪沙、管幼安不作魏家人(自視為漢室人，魏朝廷屢徵不就)、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頁二九)，易言之，他要取法這些古代賢人志士，高潔己志，昂揚主體精神，採取行動反抗暴力，不要坐以待斃。這是多麼偉岸的英姿與人格！

與這時期之情思內容相應的美學風格，則為淋漓揮灑，愷惻沈痛，詠史寫物，坎壈抒志。

三、藝術創造

許夢青詠懷誌感一類的詩歌，不管是前後期，大都屬於雄直噴發型，意志強烈，寫實意濃，振筆直書。大概是誌記世變之文，無暇雕繪之故；或因個性耿直、自矜意氣(〈自題小像〉頁三七—三八)使然；當然，文類傳統、風會背景、題材內容，也都可能影響到他的表現方式。日據時期，許夢青雖也曾警覺到：「文章易賈禍，圭角非所宜；偶然觸忌諱，斧鉞即隨之」(〈感事〉頁三一)的確，情思內涵若借由「因物喻志」或「詠史寫懷」、「言景興情」等曲折蘊藉的手法表現，或可避開文字獄；但許夢青詠懷誌感一類的詩歌，題材內容大多表現年青時期風發的意氣，或抒發動盪時代、天風海雨逼人而來的悲慘呼號，情感熾烈而不可抑遏，故詩中雖間有一、二句寫物詠史，然貫穿上下文意後，則豁然可解，甚且意思更為明晰，萬不會有興寄無端、歸趣難求之憾。而許夢青詩歌儘管振筆直書，胸臆難已，然在直書中亦有其特色，主要是：(一)以自傳為體，慷慨述懷(二)盱衡現實，夾敘夾議(三)吟咏歷史，藉申己志。這些藝術手法，皆貫穿在前後期的詩作中，今試分析如下：

(一) 以自傳為體，慷慨述懷

自傳體的詩歌，詩人往往在詩中隨時檢視自己的日常感受和思想變化，深入展現他在每一階段較高層次的精神追求，或強烈的矛盾衝突與痛苦；這種深度的自省自剖，常使得詩人的情志懷抱，顯示出相當堅毅的韌性與廣大的包容力，因此格外感人。許夢青詠懷誌感類的詩歌，屬於自傳式的，不算少數，例如〈感懷〉〈除夕感懷〉〈有感〉〈述懷〉〈夜讀感懷〉〈有感再和友人韻〉〈書懷〉……等皆是，茲以乙未割台前之〈感懷〉及之後的〈述懷〉為例，分析其藝術表現：

1. 牢騷滿腹豈無因，傲兀生平七尺身。
感事欲翻塵世局，寄懷長在葛天民。
無多才調原堪恥，薄有田園未是貧。
百戰詩魔降不得，被他累作苦吟人。（〈感懷〉，頁十七）

這首詩寫於光緒十九年、甲午之戰前。許夢青時年約二四歲。¹⁸詩人一開始即自狀自己正牢騷滿腹，乃因自己生平即鑄就一種昂然兀傲的性格，雖才疏資薄，生於末季，常欲撥亂反正，回復太平之世，卻無端落為百戰詩魔的苦吟詩人，沙場不在人間，卻在稿紙，荒謬之感，油然而生。詩由自狀寫起，經由自剖、再自我嘲弄調侃，正是一種自傳式的舒洩情懷。這首詩詩人將自我生命在這世上的意義價值，審慎再定位，堅毅中帶者韌性，同時也帶領了讀者進入那核心價值去咀嚼、去體驗。

2. 眉鎖頻年鬱不開，烽煙滿眼盡蒿萊。
雙丸日月爭行路，半世風塵誤作才。
儘有雄心吞鼠輩，恨無尺柄駕龍媒。
老天倘許桑榆補，擊劍長歌且莫哀。（〈書懷〉，頁二七）

¹⁸ 《鳴劍齋遺草》目次二四〈題沈氏山莊〉下，注有：「以下癸巳稿」，癸巳為光緒十九年，時夢青約 24 歲。本文以下各詩寫作年代之推算仿此，不再加註。

拿這第2首與前第1首對照，則知詩人已經過戰爭的血洗，正受異族強權的壓制（烽煙滿眼，鼠輩橫行），詩人遂由自視薄有才調轉為無才無力可迴天的浩嘆；並經由個人的無力卑微和無濟於事的清醒認識，而更深刻的發覺到：環境固然是制約人的強大力量，然而哀莫大於心死，壯心不已，鬥志猶存，是更為可貴的質素，國家的不墜、家山的重整，皆有以賴之（老天倘許桑榆補，擊劍長歌且莫哀）。

這首詩自述了其自我拆解、自我歷鍊的心路歷程，也提鍊出了詩人生命的純度，是相當深刻的觀照；因之，讀者的生命潛能，透過閱讀，也跟著被釋放出來。

（二）盱衡現實，敘議以摠懷

許夢青生當一個空前大浩劫的時代，滿清的顛預無能，列強的侵凌瓜分，日本帝國的屠殺掠奪，都使孤懸海外一島的台灣人民，猶如亞細亞的孤兒，呼天不應，呼地不靈，無友可助，無人可援；於是詩人深重的悲劇意識，不得不轉為自贖自救，自立自強，以從屈辱和、重重宰制中衝撞出一條生路；許夢青詠懷誌感一類的詩歌，即常常緣此對滿目瘡痍的社會現實的注目盱衡，而湧動生發內在無限的憂苦與克服意志，在夾敘夾議中，噴發出批判意識與救贖之道。這種表現手法，在甲午戰後的詩歌中格外明顯，如〈聞威海失守又及煙台書此志感〉〈聞某地失守走筆志憤〉〈感舊〉〈聞變有感〉〈過文廟有感〉……等皆是，茲取其〈感舊〉〈聞變有感〉二首分析之：

1、〈感舊〉

不堪回首舊山河，瀛海滔滔付逝波。
萬戶有煙皆劫火，三台無地不干戈。
故交飲恨埋芳草，新鬼含冤衣女羅。
莫道英雄心便死，滿腔熱血此時多。（頁二八）

這首詩約作於光緒二二年，即乙未割台後一年，此時山河已變色，先民碧血全付之東流，戰火燒遍全台，生靈塗炭，故交親舊俱含冤埋恨而亡，人生至此罔極！詩人在敘述山河破碎、烽煙遍野後，撫今追昔，猛然生想：金城湯池不能拱手讓人、我台人民不能白白犧牲，橫逆拂亂之時，更應當感發奮起：「莫道英雄心

便死，滿腔熱血此時多」此詩敘議並行，英雄氣概，直直道出，令人產生敬佩之情。

2、〈聞變有感〉

狼煙滿地蕩妖氛，浩劫生靈豈忍聞。
獨恨青苗新法酷，誰人請劍學朱雲。
釀成奇禍覆東瀛，驀地貔貅數遠城。
益信貪殘推不去，頓令民物不聊生。(頁三一)

這首詩大約作於光緒二四年左右，此時日軍已略定台灣，開始以高壓猛鎮一切反抗勢力；然因統壓政策太殘酷毒辣，從光緒二一年至二八年，全台各地不斷有抗暴事件發生，而光緒二一年至二四年間，較為大家所知悉的民變有二：(1) 光緒二一年冬的採砂事件。起因於台灣總督府頒佈「砂金採取規則」，嚴禁北部砂金的自由開採，斷絕了業者的生路，遭致反抗，繼而反抗者被殺，導火了台北、宜蘭一帶抗日軍的再度興起。¹⁹ (2) 光緒二二年六月的斗六事件。肇因於該地人民因痛惡日人，而襲擊其商店，日軍遂派兵討伐遁入山區游擊的義勇軍，並將附近幾十村莊燒成一片灰燼，相當慘無人道，此事甚且引起國際義憤與指控。²⁰

許夢青這首〈聞變有感〉，或指二一年、或指二四年的抗暴事件，然皆緣於日人之酷政與苛徵有以致之。此詩一面描敘民變一起，日軍全城猛轟，無辜百姓人家，一併被燒殺無遺的慘狀；一面痛批日軍之貪狠殘酷、橫徵暴斂，致令人民無以聊生。此詩正是在夾敘夾議中，流露詩人的惻惻悲感，與期待類似朱雲之正義敢言人士²¹，拯救人民於水火中。

(三) 吟咏歷史，藉申己志

中國文學史上出現過的咏史、遊仙、豔情、咏物各體，常常不是在純粹客觀

¹⁹ 見鍾孝上編著，《台灣先民奮鬥史》下，(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2年)頁356~360。

²⁰ 同上註，頁361~363。

²¹ 朱雲為漢成帝時人，忠言直諫，數忤權貴，曾上書借上方寶劍，欲斬佞倖張禹。

的吟咏歷史、神仙、豔情、景物；往往重在比喻寄託詩人的懷抱，而與詠懷相合流；許夢青詠懷誌感類而加入史事、史物的詩歌，亦復如是：〈聞某地失守志憤〉〈書懷〉〈步鄭贊侯茂才感懷厚韻〉〈讀史感懷〉〈次感舊韻〉〈有感〉等皆如此。茲以最典型的〈讀史感懷〉二首分析如下：

1、〈讀史感懷〉二首之一

焉用毛錐子，斯言不我欺。
爭雄三尺劍，決勝一枰棋。
慷慨中流楫，縱橫博浪錐。
安危誰可仗，傑出幾人為。(頁三四)

這二首詩約作於光緒 17 年，甲午戰前三年。時國事日非，人才何在？大廈之將傾，許夢青立志要作扶持手。「毛錐子」是毛筆的別稱，《新五代史·史弘肇傳》：「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²²此詩一開始即用史弘肇之言，表明自己志在捉刀上馬，與敵人一決勝負；要像祖逖般慷慨擊楫，誓掃妖氛（慷慨中流楫）；又要如張良般必報韓仇，錐殺暴秦（縱橫博浪錐）。詩人憑借了這些史事與人物，遂深刻著明的展現了自己的行動熱力與奇偉壯志——挺身而出，作戰到底，橫放傑出，轉危為安。

2、〈讀史感懷〉之二

破浪乘風志²³，何堪守伏雌²⁴。
枕戈期待旦²⁵，請劍恨非時²⁶。
不盡中原意²⁷，偏勞故國思。

²² 見《新校本新五代史》，（台北：鼎文書局，1976 年），頁 332。

²³ 宗慤的叔父問其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見《新校本宋書·宗慤傳》卷七六，（台北：鼎文書局，1975 年），頁 1971。

²⁴ 趙溫初為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去官。見《新校本後漢書·趙典傳》卷二七。同上註，1981 年，頁 949。

²⁵ 《新校本晉書·劉琨傳》：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同上註，1976 年，頁 1690。

²⁶ 請劍事指朱雲，同註 21。

西湖名將在²⁸，半壁好支持。

這首詩，詩人寫其志向遠大，欲乘長風、破萬里浪，要展翅雄飛、不甘雌伏，枕戈待旦、為的是志梟逆虜；惜中原已亂，故國已非，可嘆！彼時若有精忠如岳飛在，半壁江山可支持無虞、不致陷落。整首詩較鮮明的歷史人物是宗慤（乘風破浪）、趙溫（不甘雌伏）、劉琨（枕戈待旦）、陸游（不盡中原意）、岳飛（西湖名將），詩人以諸人之志為志，以諸人之心為心，典範在夙昔的用意是很明顯的，而自己的懷抱，也由此俱現。

許夢青這些加入史事史物的詠懷類詩歌，大體上，既能不脫離史事史物的基本面貌，又能不拘限於歷史故實，而與自己的理想懷抱融為一體；亦即能於史事史實中，不著聲不著色，不增一言一語，而與自己深刻的思致、濃郁的抒情唱嘆，結合一致，在歷史的深處，發出綿邈的回聲。

四、結論

許夢青是一位志士詩人，一身傲骨，尤具正氣，生當天下洶洶，欲以隻手力挽狂瀾，其心胸氣魄概可想見。乃逼於時勢，才無可用，所處斯土，復遭逢異族蹂躪，內憂外患，交相煎迫；詩人遂挺身為鬥士，轉戰八卦山，浴血抗敵，敗而不餒。雖時發悲歌，間或狂醉，大節始終不失。身淪棄地，轉以詩社聯吟，灑注彼我，民族精神、中華文化，賴此不墜，斯人志節亦可佩矣！

以此志節，發而為詠，自屬「悲壯淋漓，激昂慷慨，非俗手可望其項背」²⁹。而此等情志內容，此等詩歌風格，在許夢青詠懷誌感一類詩歌，表現得最為鮮明；易言之，感懷一類詩歌最能具現其人其詩之風標品格。故本文將此類詩歌，以甲午年為界，分為二個階段，詳析其情志內蘊，而指出：前段屬礪志進取、憂思家國、憤對世局的內容；後段則多誓掃欃槍、嚴鋤異族、同仇敵愾的內涵。前期慷

²⁷ 陸游生於北宋覆亡前夕，身歷神州陸沈之恨，深以南宋偏安一隅為恥，念念不忘收復中原。臨終絕筆〈示兒〉詩有：「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²⁸ 西湖名將指岳飛。岳飛的墳墓在浙江省杭州市，棲霞嶺下，前面為西湖。

²⁹ 見《鳴劍齋遺草》施梅樵序文。同註1，頁10。

慨昂揚；後期極愷惻沈痛。

而就此詠懷類的詩歌，分析其藝術表現，則有三大特色：（一）以自傳為體，慷慨述懷（二）盱衡現實，敘議以摠懷（三）吟咏歷史，藉申己志。憑藉如此豐富的才情與創造力，許夢青個人的深遠抱負、現實關懷、歷史文化情志，也因此一一躍然紙上。

Singing of What a High-minded Poet Feel: On Yung Huai Poetry of Shiu, Meng-chieng

Wu, Tsai-er (吳彩娥)

Shiu Meng-Chieng (1870-1904), a patriotic poet of Lugang in Changhua County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 born in the last part of Ch'ing Dynasty. Faced a great national humiliation, the defeat by Japan in Chia-Wu War (1894), Meng-Chieng had aroused a good deal of anti-Japanese feeling in Taiwan. When Japan occupied Taiwan, Meng-Chieng went to Bagua Mountain to fight in a war against Japanese soldier. Awakened by their defeat in this war, he organized a Poetry Society as the main thread to connect local poets. Using this Poetry Society as a vehicle for the promotion of morale, Meng-Chieng had sustained Chinese culture. The exalted principles and eleg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atriotic poet vividly reflected on his poems of Yung Huai Poetry. The basic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se poems. This investigation will be done by highlight and discourse the two important aspects of Meng-Chieng's poems: (1) the content of ideas; (2) the form of art presentation.

Key Words: Shiu Meng-Chieng, Yung Huai Poetry, Poetry Societ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ugang, Changhua County, Bagua Mountain,